



汪份
增訂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一

三十五

仁心
2801
48-35



門 26-12
號 2801
卷 48-35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晚始游梁繼任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為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過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

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人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

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邵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

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

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西山真氏曰

哉。兒子詠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始又一切證云：或問孟子既為鄉人，曷為母葬於魯？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為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按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為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

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愿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黜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

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為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為一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為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嗣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

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附蒙引綱目孟軻至魏分註，又為受業孔子之孫子思，蓋兩存以備攷定耳。○此段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往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邪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然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為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印未虜地不割秦不徧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土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營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

尚謂其生卒年月盡是信邪此余之所以稽史記以信孟子也又曰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營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為政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巳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

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地元年閔即潛字伐燕一事史記以為齊潛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為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為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閔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云通考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潛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

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
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
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
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
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
戌。患卒而襄立。而即去梁。是
為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
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
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
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
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
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
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
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
如此。又曰。按齊宣王在位十
九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
己卯。終丁酉。鑑始己丑。終丁
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說。詳
見後。○史記與孟子不同者
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潛王

王命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曾死。齊大
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
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潛王立四十年。通
鑑則下減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
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
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
之可據乎。附蒙引。新安陳氏謂伐燕事。以淖齒證之。
閔王為是。此不知何謂也。淖齒是楚人。楚人將兵救
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閔王。殺之。後為
王孫賈所誅。其見於史記者如是。此只足以證閔王
為燕所敗。何足以證
伐燕之必為閔王事。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
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
衡與橫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
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
事秦。六國謂楚
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孟子以為宣王。然就史記燕
世家載。喻初立。有齊宣王復
用蘇代之文。是喻與宣王同
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
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
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
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
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
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為卒
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
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
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王
三十六年者。增為四十六年
矣。下而潛王立四十年。世家
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
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為三十
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
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
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
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

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
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
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
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字退之。諡文公。唐鄧
州人。○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
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
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
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
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新安陳氏
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為非孔子作。朱子
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峰刊之。每
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附蒙引。清嘗
記一書載朱子之言。謂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

燕葛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
為允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
燕王喻五年乙巳讓國於子
之當潛王八年七年丁未喻
及子之死當潛王十年後二
年已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
王當潛王十二年若移此五
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
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
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
宜不燕而儲子正為相者也
王今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
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
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
謂五偶譌為三也種種皆合
安得起文正於九原而面告
之○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
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
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
語按繫如宋於去齊後固是

但即在元二閉殊無據所可
據者宋初稱王於慎觀王三
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為子
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為子
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
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
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
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
世子繼世即位然後之滕又
應為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
子或卒於赧王之初亦有故
云又曰按魯平公之年六國
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
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或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
魯齊宣質美好士孟子久游
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
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
行王政亦當一處其國焉若
當時之賢君固未有逾於燕

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
看他甚是麼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
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故曾南豐謂書
二典亦臯夔輩人所作以公孫丑萬章平日所問難
於孟子者觀之似未能寫出孟
子七篇文字如此精粹圓活也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荀子名况戰國時趙人楊子名雄漢蜀郡人○朱
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
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
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
者則為得其傳耳附黃氏日抄原道曰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
得其傳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
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
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
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
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
論異端又曰果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
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
所自傳云爾非他有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
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此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所謂傳者傳不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恠

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鄉行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裏定而不一至燕乎。余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讎也。復讎則於齊矣。孟子曾為齊卿。宜雖薨而潛尚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故但記其言語或出處耳。份按史記稱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襄王在位十六年。紀年則稱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而以襄王之十六年為惠王之後十六年。通鑑及綱目從紀年。謂惠王共在位五十二年。而於孟子至梁則從史記。

擊之。惠王三十五年。已而更歷後十六年。至襄王立。乃去梁。前後在梁凡十八年。許白雲亦主其說。夫使孟子在梁如此之久。絕無所建白於梁。而遲遲不去。何以為孟子。日知錄於是謂孟子在梁不久。以史記所云。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為誤。又從衛嵩之說。謂孟子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之梁之齊。愚謂前日於齊章明言。前日在齊。今日在宋。薛則謂孟子先至宋。薛後至齊者。非是。今閻文。孟子生卒年月考。從史記。以惠王在位止三十六年。孟子以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即去。似得其事實。又按史記。謂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亦

歇後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蒙引。孟氏之後。有董仲舒。錄如何不傳。與其所持所造。視猶優。韓子曰。視韓子則醇。正過之矣。若以配堯舜及孔軻。如何得。今以先儒所論。董子者。錄於後。便見董子之為。董子矣。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朱子曰。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問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是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立。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性惡。篇人之性。

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焉。有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入之性。順入之情。必出於爭奪。至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音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朱子曰。韓子謂荀楊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耳。○程子。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誤闢文謂孟子去梁即至齊時宣王在位已八年又十一年而宣王卒孟子在齊行蹤止在此十二年之中似為得之
份據莫氏曰抄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當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梁惠王篇所載稱齊宣王者是也此一事也孟子作於宣王既沒後故宣王以諡稱也齊湣王之伐燕則乘子噲子之亂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末有諡可稱也份觀梁惠王篇載伐燕事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曰齊人伐燕取之曰倍地而不行仁政曰置君而後去之其與

燕易王初立齊取燕十城之事豈相開涉乎夫僅僅取燕十城何得云五旬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取燕何得云倍地燕十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梁惠王篇所載伐燕事即公孫丑篇所載一事也明矣如謂止稱齊王者乃湣王公孫丑下凡涉齊事皆止稱王皆是湣王此亦不然夫以湣王之驕暴孟子安得尚以尊德樂道望之且謂其猶足與為善耶孟子又安肯久於其朝至於母喪之後尚反於齊依依不夫耶當孟子作書時湣王自應無恙未有諡可稱然魯平公沒於赧王十九年是時孟子計百歲左右恐已不復在世則孟子作書時亦必無諡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朱子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
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

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離矣張存中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明之聲也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去聲此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揚中之抑只着向無孟氏三句幹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入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可稱可見諸侯之稱蓋乃其門人所加而公孫丑篇之止稱齊王尚是偶末及知蓋耳○孟子以取燕為宣王事而史記謂宣王在位十九年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已卯卒於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取燕者乃湣王其年為周赧王元年丁未後宣王之卒十年與孟子不合通鑑於是上增湣威王十年下減齊湣王十年而謂齊宣王始已丑卒丁未大事記則不增威王之年但減湣王之年以益宣王謂宣王始已卯終丁未共在位二十九年蓋兼史記通鑑兩用之明季本氏孟子圖譜又謂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在湣王三年已酉歲則又增齊宣王為三十一年其說紛紛

要皆證明取燕為宣王事以合於孟子之說今閻文謂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而移燕亂始末於周顯王三十四年以後四十五年以前則不必上增齊威王為四十六年下減齊湣王為三十年亦不必增齊宣王為二十九年三十二年而自與孟子之說合矣○孟子決不事湣王其仕齊去齊皆在宣王世無疑所以宋能定其的在何年者止為齊取燕事眾說紛紛耳今既移燕亂始末以就齊宣之年則宣王卒於周顯王四十五年而孟子之去齊亦大約在此以前不遠矣孟子去齊之年既定而其來齊之年亦從此可推然則孟子果以周顯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朱

日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

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

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

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慶源

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

氣使資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懦柔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

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

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

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新安陳氏曰英氣甚

辭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

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旬於甚處曰但以

王三十三年梁惠至三十五年梁而梁惠王之未嘗復改元而即卒孟子之初見梁襄王即去梁如齊皆可揣度而得矣○孟子去齊在周顯王四十五年以前無疑此正不必引由周而來七百餘歲為証也如謂大事記繫孟子去齊於赧王元年自此年逆數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與孟子所謂七百餘歲之說不合故孟子去齊當繫之周顯王四十五年未滿八百歲以前為是夫顯王四十五年以前即未滿八百歲然所少不過二年舉成數言之獨不可云八百歲耶其與八百有九年相去幾何耶然則孟子所謂七百餘歲者只是信口說出偶未及細算而

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

不足為去齊在顯王晚年之証也○或云孟子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愚謂史記周本紀六國表周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無三十七年也自定王至赧王二十六年凡一百八十年則謂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生壽八十四謬甚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則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

工夫 歐陽永叔 名脩廬陵人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

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

懸隔 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長洲汪 份武曹手輯

長洲馮 高孟容

陸介黃翕士 全訂

吳縣馮汝軾學坡

秀水陳 鑑其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子孟子之學二章言與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

言仁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

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諡曰惠通考趙氏惠曰魏之先畢公高

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至瑩立為王諡法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梁惠

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

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安

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

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

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

徐傲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維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四書釋地又續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迹而為新造之邦當是時使蚤聘孟子必為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誠守於邊則一國之人心繫於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於此秦雖疆焉能遽吞安邑哉惟安邑既去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於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伐我圍大梁矣為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者不信然乎我故於

魏號為梁之日即謂畢萬之後已滅不待徵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

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通考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王所謂利蓋富國

強兵之類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間發於見賢

之初

說統曰言利而曰何必有斷
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
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
又曰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
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

份按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
各有所宜處說乃另是一條
詳見後拙按中似宜全載不
宜禱入此條
份按語類云問心之制是裁
制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
這制制如快利刃斧云云愚
謂心自有這制句見得事雖
未至而其制自在心最為分
明何可刪去
困勉錄曰東陽許氏謂愛之
理合體用是矣謂心之德只
說體未是論語有子孝弟章

吳氏程說自明○份按心之
德是體愛之理是用然三句
又各自含體用也又按語
類云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
統體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
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
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
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
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
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
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
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
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
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
義愚細玩此條文義夫問者
云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
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其
意謂主於中者專以體言形
於外者專以用言與心之德
愛之理各含體用者不同乃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

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
德是混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
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
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
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
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
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
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仁兼
義言者是言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
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
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
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
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
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

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
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
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心性之所以為體也
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
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
所當而各有條理焉○靈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
過於隨事發現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
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
之要旨○諸葛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
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
註先言心之德○雲峯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
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
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通考吳氏
程曰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
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
東陽許氏曰心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
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

朱子則云。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其意乃是謂與心之德一般。亦是含體用說也。蓋未發而其制自在。此心之制之體也。既發而有以制乎事。如所謂事來將去云云者。則心之制之用也。推之事之宜。則事未至而宜之理具於吾心。體也。事既至而使之各得其宜。則用也。然則心之制與事之宜亦各合體用而一。則就心言。一則就事言。此其所以異耳。此蓋即朱子語細為分之。若論其大凡。則問者之言未嘗不當也。○語類一條云。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此與所謂事之宜非是。就在外之事說不同。蒙引謂如此是義亦一半在外了。又謂據事而言。

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閒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附朱子文集答歐陽希遜書。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答姜叔權書。知仁為愛之理。則當知義為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為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為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語錄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纂疏陳氏曰。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不否。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四書正學淵源金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亦兼體用說。朱子說義理體用渾圓橫豎該備。學者所當細玩。○劉才之輯真西山孟子集編。孟子七篇以仁義為首。程子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於

只喚做理。不喚做義。此言最當。○陳氏謂宜處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此與語錄所謂事之宜。未說到處置合宜處相反。然其說却似有理。愚又謂事之宜之具於心者。本在先。而事之得其宜。則在後。兼說方備也。份按諸葛氏謂此章仁字。是以仁之體言。吳氏程謂此就專言處說。仁。愚觀下文言仁之利。而以不遺其親為說。恐亦只是說愛之理。玉山講義所謂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是也。然有子章註先言愛之理。而此章却先言心之德。何以不同。蓋此以仁與義對舉為體用。而其中又各自有體用。故先體後用。立言之序如此。其與有子章單訓

聖門矣。○蒙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玉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被他。○愛之理對心之德。則為用。若對心之制事之宜。則仍又為體。○謝說未然。所謂論註先言愛者。是有子孝弟為仁之本。章蓋有子之言。主愛上說。所以註先言愛。又不于孔子以隨事發見者言。況仁遠乎哉。顏淵問仁。註只言心之德。而全不及愛之理。又何先愛之理之有。若孟子並舉仁義。是以體用法。當然也。縱孟子無仁人心之言。亦當如此解。○諸葛氏亦未是讀者詳之。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之後。多放與做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仁字自不得不異。蒙引論此最精。困勉錄亦不免誤。謂此是言專言之仁也。

說統曰。以首句為綱。主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呂晚村曰。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為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自後方轉出以義為利。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又曰。六箇曰字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箇利字。其

心浸淫於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份按論語道千乘之國。馬註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包註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方里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自古論者皆謂馬氏包氏各為一說。而張氏以寧春王正月考獨載項氏家說云。以開方法考之。馬氏包氏之說一也。蓋有精於算學者。自謂以項氏說推算果合。愚竊以意斷之。曰。包云十井出一乘。而馬則云一成出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聲慶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

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者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為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土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鳥鹵也。沈謂淵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術。大道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

一乘。夫十井則八十家也。一成當有百井。則八百家也。即以鄭氏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之說。計之。亦當為六十四井。凡五百十二家也。且十井則為方一里者十也。一成則為方一里者百也。夫三百十六里之與百里。雖未知項氏所謂開方法之果為一與否。然八十家之不同於八百家。與五百十二家也。為方一里者十之不同於為方一里者百也。則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烏得謂馬包二說之本為一說哉。然則二說孰為可據。蓋朱子嘗謂一乘非八十家所能給。而於魯頌詩傳則用馬氏之說。意者馬氏之說固可據乎。曰非也。夫孟子首章集註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

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通考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國當地方三百一十四里。有奇。為方百里者十。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與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說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陽許氏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十六里。有奇。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其二十五人。皆所以佐

其主。包氏之說也。明矣。張氏春王正月考。蓋首據七八月之閒。早及歲十一月。徒杜成集註二條。以為朱子定論。而於詩傳則以為未及改正而歸。於語錄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論。而皆不之從此。愚所以斷然據孟子首章集註。而主包氏之說也。且包氏所云。合於孟子公侯方百里之說。而馬氏則與孟子相牴牾矣。說者不信集註。亦將不信孟子乎。○據包咸何休之說。十井起乘。百里之國。當賦千乘。然則千里之國。當賦十萬乘矣。○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五人。馬四疋。牛十二頭。恐非

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項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率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公羊用田賦何休註。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疏何氏以為公侯方百里。若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語錄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

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中車職毀折入齋於職幣又周禮馬質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愚觀包氏何氏十井出車之說朱子疑牛馬兵甲芻糧之屬非八十家能給竊謂或當如此條孔疏所云國家給之也歟○坊記孔疏云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一千五百家為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遂之出軍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註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鄉

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乃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疋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為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也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

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註小司徒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夫據註疏之說謂天子諸侯鄉遂及公邑出軍之法每家出

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鄭氏註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為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禮書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里乘而已○詩傳大全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六十一里有畸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

一人萬二千五百人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遂。則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也。天子畿內都鄙與諸侯都鄙皆計井出軍。但畿內都鄙則每成百井。三百家而出車一乘。每乘止三十人。蓋十家出一人也。諸侯都鄙則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出長轂一乘。每乘共七十五人。是幾及七家而出一人也。愚謂鄉遂與都鄙出軍異制。朱子頗從其說。然又云甸出兵車一乘。何其少於鄉遂。便是難曉。蓋朱子亦未有定論也。至畿內畿外都鄙又復異制之說。尤鑿而無理。蓋其所據者司馬法而司馬法原文實未嘗有畿內畿外之別。鄭孔以臆說強為分析。不足信也。

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方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安城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匹。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井。止出車百乘。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為方三百三十六里。餘六十步有畸。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雖與詩傳不合。然朱子註孟氏子千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

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孔疏云。天子六軍。既出自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又云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優之。愚謂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云者。謂通一國之地。共出兵車萬乘千乘也。若鄉遂出軍。另是一法。彼諸侯一國之地。既除去三鄉三遂。豈能復出千乘乎。即曰鄉遂或另有一法。然既以萬乘千乘名其國。終當以車乘為主。今乃謂都鄙計地出兵之法。非常制。而以鄉之所出為正。似更相悖矣。○左傳成六年

得百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慶源輔氏曰。集屢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大學衍義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日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而已矣。○淺說利欲

疏云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朱子云鄉遂既家出一人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都鄙以五百十二家共出七十五人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又云鄉遂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置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夫孔疏謂用兵先用鄉遂而朱子謂征行則發都鄙之兵二說不同愚竊以理揆之

之非正固不可求况求利又自有其害乎○存疑萬乘之國至不奪不廢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廢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定是取之於臣民所謂損下益上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一定是取之君與民所謂攘奪其君剋其民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蒙引路史國名記云國家之稱抑又不一孟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邑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節制以禦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為諸侯矣所謂內諸侯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但此處朱子大註分明謂天子之公卿蓋本萬章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輕疑妄議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鄉遂家出一人既排門皆兵矣若征行又先用之則鄉遂之民何以堪命恐當以朱子之說為長但據費誓魯人三郊三遂之文則所謂用兵先用鄉遂者又似未可厚非也又據包咸何休之說十井八十家出一乘亦是一家有餘出一兵蓋鄉遂都鄙出軍多少之數原不甚相遠則其用兵之時或先用鄉遂亦未可知當更考○鄉遂每家出一兵而包何之說謂八十家出一乘則都鄙亦一家出一兵所餘止五家耳然則三軍之與千乘似當為一法矣○牧誓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孔傳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孔疏云孔傳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仁者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雲峯胡氏曰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入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入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

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有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於邦國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其出長戰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軍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於續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

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淺說仁義之至正固在所行況行仁義又自有其利乎○蒙引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箇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新安倪氏說仁義中之利仁義外之利而曰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愚謂此語尚欠別白如此則是在下人之利抑不是在上人之利○程子曰義所安處便是利固是但不當把在此處說非孟子開道惠王本意

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此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夫孔氏謂虎賁三百人即兵車所載之長雖未知果然與否而其謂臨戰一車百人則似有理蓋愚嘗疑百人為卒屬之卒長而每乘止七十五人蓋卒長所統尚少二十五人也五百人為旅每旅得六乘四百五十人則又餘五十人不成乘每師得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慶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諛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已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

三十三乘二千四百七十五人則餘一十五人不成乘每軍得一百六十六乘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則餘五十八人不成乘陳氏禮書謂兵車一乘七十五人一卒所餘二十五人當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此二十五人為一車而其餘五十八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云云夫古人軍制不應如此紛紛煩擾今得孔疏臨戰每車百人之說似定釋此疑矣但孔疏謂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分散其人不得遠屬本車亦似勞攘竊思若每車果用百人以戰則先王當日何不竟酌定若干井出車一乘士卒百人而乃於徵兵之時則以七十五人為

乘至臨戰之時方以百人為乘耶是亦不可解也○左傳叙城濮之戰以晉車七百乘繫於詰朝將見之下正是臨陳對敵時而杜預乃指為五萬二千五百人則仍以七十五人為乘也為賈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奮於邾邾克以八百乘伐齊晉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皆是臨陳對敵時而每乘士卒之數皆以七十五人科算則所謂臨戰每車百人者又未知果然否也又按蔡季通謂兵車一乘雖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在後者又二十五人共百人詩傳用其說而安城劉氏薛士龍項安世詹道傳皆從之然其說又與孔疏所謂臨

宜精察而明辨也

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軒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雲峯胡氏曰子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是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入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也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去聲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楊氏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日利○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

戰每車百人之說不同。蓋孔疏謂百人皆用以戰。且止是一車。而詩傳及諸家說則謂七十五人將輕車以戰。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不戰。未可謂為一法也。○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其犯命者。註云。輦。駕馬輦人。輦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疏云。任器謂任使之器。如司馬法所云是也。周曰輜。輦以其載束輜重。愚謂此條謂輦輦載斧斤鋤鑿之屬。蔡氏詹氏謂重車載衣裝糗糧。其為物

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雲峯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不同。然要之是載輜重者。即謂為一法可也。但其人數又復不同。為可疑耳。○份按詹氏一條。檢尚書孔疏無之。語錄云。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朱子固未嘗謂見尚書疏也。○又按甲馬四疋。甲字原文作用。梁無知曰。上面說危說。說說奪則遺親後。君極矣。仁義却無此禍。○翼註曰。一說君親二字。俱指梁王說。看來只可結歸梁王。正講還開閒說。○呂晚村曰。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

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附蒙引。賢者是指入君之賢者。如宣

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

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掇。○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峯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慙。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玉之意外。

矣。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次第。功夫次第。景象在絕。不可放過。
說統曰。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說不說便罷。
○呂晚村曰。仁義本不為利。孟子特因惠王問利。故即從利字引入。首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末言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是孟子正意。中間言利之適。所以為不利。仁義之未嘗不利。則就惠王所見。曲為諉掖耳。
份按朱子答劉季章書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云云。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云云。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翺。戶角反。於音烏。物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待洛反。詩傳國之望氛。稷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修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

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愚謂朱子非真謂孟子之言。不若董生也。蓋恐時人以利心求仁義。不得已為此說以防之耳。
困勉錄曰。古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貼文王講蒙引存疑。淺說皆然。然則當於言外推開。以見凡為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
份按關文百詩四書釋地。謂文囿即靈囿。在豐而不在岐。其說見文王之囿章。

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纂疏左傳云。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城。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

困勉錄曰許東陽謂因魚鳥
上看由文王德被萬物此非
正意正意只是民樂其樂意
翼註云與民偕樂是平日仁
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借民說
統云借樂指平日治岐之政
說

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通考東陽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之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而人可知附蒙引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與下句庶民子來相呼應言文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亦自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耳壬辰會試講借樂處咸和之政素孚於治岐之日勿亟之令又布於經始之時是以戒民勿亟為借樂矣信然則當時儻不戒以勿亟民有不子來乎若泛論勿亟亦是愛民處則何不可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不日成之成之亟也又追言之曰方

困勉錄曰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樂講註引此以明云云似亦當補在言外○份按說統云豈能獨樂句不必說到覆亡民情到覆亡地位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下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故能豈能相叫應正見人君不可不公樂於民耳愚謂此說似深一層然終須說到覆亡乃能痛切

其經始之時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忻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日成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於歎美辭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鹿鹿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有不可謂文王自歎美○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是包謂其臺曰靈臺以下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

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見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
 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
 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
 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
 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
 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
 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
 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
 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
 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也
 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欲君
 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
 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
 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雙峯饒氏曰孟子之書句

四書釋地又續曰梁河東今
 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
 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
 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
 梁亦有河外燕秦傳大王之
 地北有河外註云謂河南地
 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

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
 後其君為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為同樂獨樂
 事實○新安陳氏曰南軒過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
 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
 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
 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
 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詳見後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
 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亡
 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
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
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
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
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王告
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是然則梁之地自河
西透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
里何以蘇秦曰魏地方千里
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
算耳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

者移粟民自移其粟耳附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

凶上去未段集註明日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

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錡鈜之用大抵錡進鐸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鐸大鈴也錡鈜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錡如鈴執而鳴之附蒙引後世戰陳皆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直猶

但也如詩匪直也人之直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

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

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

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

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令邦國遺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說統曰勿以不違等盡言因天五畝等悉是人為要曉得

不違不入時入亦係乎入田里樹畜之生息亦本於天段是聖王心思段是天地利澤○困勉錄曰此說雖似背註然註所以專以上節為因天者蓋上節所言天事居多下節則所以濟天地之窮也若究言之則俱是因天俱是盡入也○呂晚村曰此是承梁王救荒盡心說起故註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若鋪陳地官林衡澤虞典制及點染豐亨蕃殖詞頭皆非本節實義且竟刪却下節矣須著眼在一始字又曰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為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

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須擬定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又曰或云始即資生資始意言王道盡於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此節為始事下節為終事雜豚狗豕始不當畜耶此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即是文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即五母二母織細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在人家多畜者便利不畜少畜者失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又曰不違以時不入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晉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窳鳥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林以時入之服牝服車之材也季猶穉也服與

耜宜用穉材尚柔韌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雲峯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此皆為治去聲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亟

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宜。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節則直是王者自為制。造非天地之所能為。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鑿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

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慶源輔氏曰：養生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畝。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云。王道之始相對。附蒙引：依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何。曰：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何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與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穀專指稻不兼黍稷麥菽也。黍稷麥菽不必皆春耕。夏耘秋收也。一說正不可如此。拘春耕夏耘秋收。

亦大槩舉其大畧云耳。論理當兼說方是。○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斧斤當有別。賈誼治安策曰：至於斃骸之所。非斤則斧也。但考之韻書。俱無二義。當再詳之。意者有大小之別。○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面加多之意。

困勉錄曰：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說統曰：勿奪其時。節上不違農時。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大

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所宜土惟桑不宜。桑不宜故蠶無不可事。幽風之詩曰女執懿範。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幽河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厭其柘。桑桑之詩曰。苑彼桑桑。其下侯甸。則周可蠶。禹貢兖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篚縑。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厭其桑。

則齊可蠶。荆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閒。桑者閒閒。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於五穀。苟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獲也。

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多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趙氏曰。古

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附漢書食貨志。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

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

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天飛鳥。天鳥老反胎。懷孕者天始生者。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問既曰。魚鼈不

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或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附蒙引。大註本後篇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此百畝之田亦一孟子自疏也。安得偏據漢儒之王制。

份按此章從救凶說起。自當以養為主。教字乃包在養中。本節七十者衣帛食肉二句。只就養字意總上四段集註。

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

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

植之界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

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

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

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百一十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

長。上聲。下同。為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責任在

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

說庠序之教亦緊承既富說。可見養之該乎教也。○當時生民塗炭。救死不暇。故孟子言王道。尤以養為重。若齊宣王章謂有恒產者有恒心。教字亦從養說。出其末節。註總以制民之產括之。尤可見養之該乎教也。

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

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通考東陽許氏

曰庠序之教。教以入倫。於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

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所謂里庶尹也。履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祈樂當為新穀。餘

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餘子猶眾。子古者適

子恆代父而仕。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上老父

師。庶老少師。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併重

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禮書說文。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上老平

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班固食貨志曰。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

為之門塾坐止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衣帛食肉但

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

言七十不言舉重以見形旬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

之人猶秦言黔其廉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

黔首黔首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雙峯饒氏曰五畝

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

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

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是正道之成也慶源輔氏

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

備見聖人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

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

全其性如帝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是為王道之大成也新安陳氏曰極裁成輔相總

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

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附蒙引豚豕豕也

豕相承言牝豕也然考諸韻書並無此明訓只云豕

也惟正韻豚豕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麋鹿

之大者豚豕之小者曰麋又曰鹿曰豚又曰豕兼舉

耳○狗有三守狗獵狗豢狗此是指豢狗也○上文

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

然雖受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弗奪其

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

之時者非也○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

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

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耶或者只見集

註云既富而又教以孝弟即以此為憑謂本文謹庠

序之教全虛說所教者只是孝弟而已若果只是孝

者而省文言之耳。○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況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日五十七。足以衣帛食肉者。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條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兼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勿失其時。為品節。亦牽強。○樽節之節。與下條法制品節及制度品節之節不同。故狗彘食人食。一句。只與五畝之宅一條相反。看可也。又一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也。○盡法制品節之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也。○存疑必五十。然後衣帛未五十者。所衣為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於季世。想三代之時。未有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內含教民意。○裁成輔相之道。即所以左右其民。輔氏陳氏以輔相當養說。左若其民當教說。不是。

份按不能制民之產句。雖單對五畝之宅節。而使狗彘得以食人食句。便包不違農時節在內。下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句。緊承此二句。總對上二節說。蓋不違農時節。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耳。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李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孳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起也。救也。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閒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七刃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

脩其政即上文所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

而已蒙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致人之死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

之死者我也非歲也今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云

云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蓋先王在上數畧

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於此尚為之制惟恐民

用之不繼且又必五十者然後衣帛七十者然後食

肉於人尚為之制惟恐其濫用而無節況於狗彘其

肯使食人之食乎此句上面須知自集註下惠王不

能制民之產一句起○初觀惠王之問似若無罪歲

之意然孟子一聞其言遂得其意於其所謂鄰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數字內就見他是

欲歸罪於歲以為我雖盡心如此然民終不加多意

者天殃下民而奪之歲人力終莫如之何耳○初聞

讀移其粟於河內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觀塗有

餓殍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愈見惠王之不得

罪歲而其惠之小也甚矣○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

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舒目前之

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

察只謂劈初頭便是不違農時數畧不入洿池斧斤

以時入山林不知民只管塗有餓殍等你不違農時

數畧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濟得反是迂

遠而濶於事情孟子斷無迂濶事且是時民既有飢

色野有餓殍矣聖人通變宜民雖使數○程子曰孟

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

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

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

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

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子所以勸齊

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

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

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

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

也孔子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

矣○雲峯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

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

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

民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

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

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

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

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

義附朱子文集雜著李公常語謂周顯王未聞有惡

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

謂周以失道寢微寢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

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

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

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

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

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知

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余隱之只以衰微

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詆罵中而所謂以孝

弟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挺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食人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

殺人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

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

目機發而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故孔子惡

去聲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

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

份按人為天地之貴即此用象人殉葬便是不仁若說惡其為殺人以葬之漸反將作俑者見在之罪說得寬了

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者乎

通考東陽許氏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

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未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附蒙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宰獸食

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

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

扶音父母之於子為

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壘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宰獸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宰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卹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宰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養宰獸食人過入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附蒙引按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但直斥其虐政之殺人者而終無一言教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況王政之詳已前告之矣上章所云是也今惠王既安意以承教則宜急改此等所為矣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蓋除害則興利也孰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耶

四書釋地又續曰孫臏傳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時魏雖未徙大梁要其一都會蓋攻其所必救也龐涓與韓戰南梁南梁今汝州在大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其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

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與齊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

梁西南六百里涓果舍之歸救大梁獨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一句殊不可解會按輿圖窮日夜思之乃知是齊軍既已退而東矣之譌夫退而東者誘敵之計也蓋從魏地第一日退為十萬竈三日退為五萬竈三日退為三萬竈以見士卒散亡累盡涓見之果大喜倍日并行逐之又已入敵境矣曠生阿鄆之間熟其山川形勝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阿今東阿縣鄆城今省入濮州鄆州所理是地也兵法所謂無所往者也誘之於此始可萬鏃齊集耳通鑑亦知過而西之不可通而削此句但以時正都安邑易大梁為魏都不知齊與魏兩都

里少梁皆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魏地邑名魏使公子邛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邛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邛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邛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

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附蒙引不可謂死者為太子申亦不可謂凡死於戰者是指其先人言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附蒙引地

方百里而可以王況以堂堂千里之梁○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存疑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則瑣瑣復讎皆不足言矣把惠王所圖底都末了是何等規模何等議論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相距幾二千里千里襲入希有得利者齊雖疆寧敢蹈之逾河度陘孤軍無繼贖之智又不肯出此以知與前桂陵之役仍皆大梁字面易魏都者不知兵者也又曰惠王九年已未秦魏戰於少梁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古梁國也當時魏全有河西之地故戰於此又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者非數獻也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距安邑此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接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郿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其地又即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戕

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所以為仁政之大目

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

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

朱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幸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

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截事滴水李氏總認為惠王誤亦與集註同管思秦新都咸陽與魏界高陵最密邇商鞅曰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不信然乎使魏當日常得吳起其人者守於此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又曰南辱於楚事本不可考祇宜闕疑雖孫臏疏亦然註乃以楚世家懷王六年昭陽破魏襄陵得八邑事當之按此即魏世家所謂楚敗我襄陵乃襄王十二年事豈容出自惠王口或曰綱目通鑑並以襄之年併於惠之下為其後所改年然孟子適梁與王問答的在乙酉王豈容預

及十三年後事乎。份按語類云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太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云較此改本更覺分明說統曰曰省日薄全要發他

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入道亦何暇脩為之哉附存疑省刑罰只刑當其罪便不是人罪當死都有了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弟忠信不分者為是○蒙引仁政又不止此二者此特其大者耳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輔氏以深耕易耨為薄斂所致孝弟忠信為省刑所致不是○尊君親上屬本文可使制梃句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指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可或曰不分為是孟子曰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弟孝弟獨不用忠信乎答曰事兄亦可謂之孝乎事父亦可謂之弟乎事長上

而已也蓋先王所以化民成俗者專在乎此後世善言富強之家亦何嘗不講省刑薄賦但不曉得以後更有事在則其所為省薄之民必懷利以事其上而已如晉文公示信示禮幾於近之然其病根全在一示字上此純是用權術激發非王道也○份按困勉錄云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所致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脩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愚觀蒙引云仁政兼教養自省刑罰至出入二句皆說仁政之施當如此似與註不合今若以困勉錄之說解之則二說並行不悖矣然耕耨句猶可云省薄

亦可謂孝弟乎然則不容不分矣若以忠信全貼孝弟則孝當屬父兄弟當屬長上如何得單言仁義可下以忠信貼之若孝弟則亦不用忠信字矣雖曰誠於孝弟亦只歸在孝弟內矣但孝弟可分貼父兄忠信不可分貼長上長尊而上卑也一說據大學章有事君之孝有事長之弟孝弟忠信通說事父兄長上亦可○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廝殺也若不用廝殺則亦不用制梃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實不用戰故有下文之言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相應而意亦方足

則民自能如此。暇日句。必須從上之教化說來也。○困勉錄云。入事出事雖正是脩然語氣。非以入事出事為脩之實也。脩就自家身上說。入事出事對父兄長上說。愚謂所事雖是父兄長上。然事之者非仍就自家身上說乎。脩字雖就自家身上說。然離却父兄長上。豈能虛空行其孝弟忠信乎。則謂入事出事為脩之實。奚不可也。

困勉錄曰。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份按困勉錄云。可使制。蒙引有二說。一說則是以彼奪二節。為所以可使撻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撻為在我有必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為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

通作奔疾。郢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

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

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

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附語

錄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但可已哉。○蒙引。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云云。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以故曰。二

百里可王。以此而已。

挺猶未能無敵也。至下二節。則直言其無敵矣。後說為勝。愚謂困勉錄之說非也。此勸梁王發政施仁。當以在我有必勝之形為主。說統曰。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斂為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困勉錄曰。以彼奪其民時。看來。知此說為有理。份按。惟其仁者無敵。是以百里可王。勿疑仁者無敵之言。即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淺說析而二之。過矣。

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仲字經父

臨江。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

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

敗。欲一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憶者之所為耳。忿憶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

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常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愼親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困勉錄曰：惡乎定。淺說云：蓋謂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人而後定也。愚意蓋謂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淺說似未是。○份按二說可兼用。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新安倪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入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

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新安陳氏曰：貌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

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

然後定也。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朱子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

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譏邪。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入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說統曰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久早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意。翼註曰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刀也又曰望以心言歸以身言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

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附春王正月考梁惠

王上七八月之間早集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離婁下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集註曰周
 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愚按子朱子
 之說至矣孟子於戰國之世猶用周正朔也○子朱
 子語錄曰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
 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
 建寅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又答吳晦
 叔書曰春秋是魯史合用時王之月愚按前語明春
 王正月之春為周之春也後語明春王正月之正為
 周之月也皆朱子晚年之定論也○朱子於孟子集
 註主周月之說則既有定論而無疑矣然於易之本
 義兼存夏正周正之二者於詩之集傳猶用夏正而
 其門人於書之集傳亦然蓋以朱子之平生精力盡
 在四書於易於詩有未暇於更定而歸一於書則以
 屬之蔡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故今因朱子
 之說更定而補之○或又曰朱子語錄嘗以春王正
 月為千古不決之疑今乃以為無疑何也曰朱子之
 於語孟先有精義有或問其後始專用功於集註論

語為政以德章晚始改定而大學誠意章直改至於
 絕筆故朱子每教學者專看集註且休看或問而語
 錄之書乃其平日與朋友問答講明而門人哀集而
 為編者多早歲中年未定之論蓋喪欲速貧葬欲速
 朽猶聖人有為之言而程子語錄朱子亦辨之於中
 庸或問而愚所引三條乃朱子晚年之定論此愚所
 以不敢從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說亦朱子之說
 也或又曰夫子既告顏子以行夏之時故春秋以夏
 時冠周月而於此假之以立義其說不亦善乎曰若
 如是說則是夫子未修春秋之前魯史所書之舊文
 於元年之下正月之上已書為冬而不為春矣至夫
 子修春秋見周十二月之不可為春也乃始改冬字
 以為春而以之冠於周月之上也則夫冬之一字不
 可書於經以首年而夫子周人必不改周之正朔愚
 既辨之於前矣又况考之周官則周之正歲猶用夏
 時者特以授時田狩烝享數者之不能不用夏時故
 但以夏時行事而其時與其月皆仍用周制而未之
 改也今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夫子既已改周之

制又明知十一月之本非春。而但虛立春之一字。加於其上。名實相戾。愚恐聖人作經。以垂百王之定法。又決不如是也。由是言之。則夫子之告顏子者。俟其得時得位。則行夏之時。以立百王之大法。蓋祖述堯舜之意。而中庸引夫子之言曰。非天子不制度。既不得時得位。則用周之時。以遵一王之時制。又吾從周之意也。二者固不
得此而同之也。
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
去聲。
下同。生惡。
去聲。
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

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
扶又反。晉武合之。劉石亂而分。王江東。
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我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遏入欲存天理也。附蒙引。此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誠如是誠。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句。望與歸不同。扶。攜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向慕。

說統曰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無四夷正桓文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與兵構怨以戕民生皆不服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呂晚村曰餘于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明明修已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為羞稱伯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伯者之功亦非有外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璧疆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

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通考趙氏惠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桓

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法善問周達曰宣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

上音闢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反

皆霸諸侯者名小晉文公名重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同為

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為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伯功為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看晉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為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併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諱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黜伯本一未嘗有因特為救之分也又曰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猶就其假仁義處言之至

去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子名仲舒西漢

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舒為然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

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

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

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

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上

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
殘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
矣故曰五伯之罪人齊宣所
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
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為
富強功利之粗迹可知
困勉錄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不可謂仲尼則道
而仲尼之徒則不道蓋如春
秋所記只是紀其事錄其功
而已至其經營伯業之事則
固未嘗道也玩大全范氏朱
子之說可見王氏若虛說欠
分明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
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
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
人之所不取也○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者營霸
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
虛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有功者莫大
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政教號令
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然而興
更為明主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頽波
潰決之餘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
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墮謂非桓文之
功不可也故聖人畧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
是先仁義為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為功如伐衛致楚
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諸侯搜諸侯以伐諸侯如是
等類非其罪歟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
聖人春秋之作爲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

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
之者是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
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
至義之盡也附蒙引王謂王天下之道道至重對上
文桓文
之事說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

一句爲此章之綱領附蒙引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如何乃可王○存疑保民即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醎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觶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

胡齧下沒反集註音核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

牲取血以塗其釁乞逆也觶醎恐懼貌孟子述所

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醎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而克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識於此而擴克之也愛猶吝也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

困勉錄曰問此所謂察識止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雖是如此然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得則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爲擴克之地矣東陽許氏說甚明○份按困勉錄謂要他認得此心者乃是要他認得此不忍之心耳若舍却不忍二字而單說識此心恐有識心之病

說約曰蔡林說俱精然察識擴克足王內尚不可用困勉錄曰所謂擴克者心上也要擴克事上也也要擴克由

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克四字察識屬知擴克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蒙引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觶醎一句遂堅執著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克之○是心足以王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此心在擴而克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克之實在老吾老以及入之老云云○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心而達之事亦可謂之擴克。然此章只重在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也。亦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爾如宣王愛牛之心真切。自然生出箇術來。心與事不分兩項也。故集註所謂擴克者。只是擴克其心。而政自該在內。後面說推恩說發政說制產。雖俱就事說。然皆本心上來。四端章亦然。若離事首章則重在政上。所謂有仁心不可無仁政也。此另是一樣說話。份按困勉錄云。擴克即是推恩。推有二。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之。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遞推之。以仁民愛物。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

也。擴克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以羊易之。亦無許大見識。然當時若計較者。則不成易矣。惟其無計較。所以見其為一時惻隱之真心。所發見而有符於仁術也。此正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者也。○此事在孟子開導齊宣王。則云然耳。若在聖人自能遠庖廚。縱使見之。亦不至以其穀。而改用羊也。蓋宣王之易羊者。仁也。聖人之不必易者。義也。此時正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以禮者。若易牛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道悖甚矣。故曰孟子主於開導齊王。則云然。○存疑齊王當時雖云不能保民。然心非木石。見民疾苦。定必有惻怛之心。非但見牛而已。止是為物蔽。隨發隨止。不能擴克此心耳。然孟子不言民而言牛者。姑就齊王見牛一事。反覆開導之。所謂用其所以通其所蔽也。○既日是心足以王。便罷。又說百姓皆以王為愛。又說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又說牛羊何擇。何也。此是孟子機關

其愛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內兼有順逆二項。愚謂此當以南軒之說為當。玩他人有心節註云。然猶未知反其本而推之。存疑謂親親是本。愛物是末。反諸其本。自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可見。只有順而推之之法。若所謂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之。所以親親仁民者。只是說因其愛物。使知此心不從外得。親親仁民皆同此心。南軒所謂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仁民之理。素具乃是察識中事。未可云逆而推之也。

見識欲轉撥齊王處。蓋欲使轉輾深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以羊易牛之故。見牛未見羊而已。然直告之。則他不醒。都無意味了。故用百姓皆以王為愛一語去。起發他。使他反覆深思。而自悟。無奈齊王不聽。隨孟子甚樣起發。都不醒悟。他初間只說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後又說吾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却自誣伏了。都無合殺。故孟子從而啟之。他方欣然頓醒。而前日之心復萌。使非孟子多方起發。他亦不能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雙峯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

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耍忍得了。○雲峯胡氏曰
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
王見牛之穀。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
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
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
子不謂之義。○新安陳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
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
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克者
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惡平聲

翼註曰。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柯擇一難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

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言也。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

理而徒自辨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

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

不能然也。○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

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

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

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而不自

覺。而不能克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衆

人不能知也。是啟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

得。即就此擴克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二端

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蒙引。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其財。何

翼註曰。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為禮所妨礙。是為仁術。勿以牛得全鐘得豐乎。說則又是一禮術矣。○困勉錄曰。徐用齋云。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樞紐。仁者含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按此節術字。雖要緊。然却不重在術上。只是見術正所以全其仁。無傷於其仁也。可以見王之此心本無不善。

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我愛也。○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克擴得去。有甚盡時。附蒙引朱子曰。未字有意味。云云。此言

所以言心下言理者。不過是互文耳。
翼註曰。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止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羊則未見不妨。以代其死耳。○說統曰。易牛時全不曾打點。若一打點便又有一箇不忍出來。

人心為仁之宅。如今日見牛而惻隱之心固發矣。設見羊之叢棘則又有惻隱發焉。雖至於十百千萬。凡見有不可忍處。皆隨感而發。無有盡時。故曰仁不可勝用也。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仁心發現處。術猶方便也。○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看有箇巧的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覺鐘事大。似往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

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朱子曰

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翦。不暴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峯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克。未發在於預養。通考東陽許氏曰。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費鐘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此即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附朱子文集答方伯謨書。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

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克遠大也。○蒙引此仁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具於心者。用不得術也。○預養其心。即廣其為仁之術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君子之於禽獸也。至遠庖廚也。此因見牛未見羊及之。孟子開導齊王本意。不重在此。○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忍食其肉耶。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

份按自此以下固皆教之擴
克然兩箇獨何與及王請度
之亦是使之察識蓋不能擴
克正為不能察識故說擴克
仍帶察識說也

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
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雖行之及
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
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
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盡
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意
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
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失開導誘掖之
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
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克而又未知所以
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
說以曉切之○雲峯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
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克○新安陳氏曰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
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附蒙引夫子言之專
指仁術一條○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
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
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然

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舉斯心加諸彼老幼吾
老幼以及入之老幼是所謂反其本而推之也皆由
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所謂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
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此正反其本而推之
也齊王却未知如此做去故孟子又拳拳於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之問○存疑
此心不從外得者若是從外得底物一過就無了今
有感觸而前日之心復動可見此心原是吾固有底
不從外得也未可知反本而推之本對末言親親是本
愛物是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反諸其本
自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也張南軒曰非使之以其
愛物者及入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
其所謂一本者以親
親仁民而愛物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說統曰。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姚元素曰。孟子既與王擴克。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也。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

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

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

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

份按仁術之難易。就我之經營上說。非就彼之感動上說。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雙峯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

不肯為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

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

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

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

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

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

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

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畧聽

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

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

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緊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克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附存疑齊王不知是心足以王道理孟子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蓋所謂是心足以王者在於擴而克之非謂止愛一牛便足致王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舉斯心加諸彼善推其所爲即擴克之說也然不合下直與說却有見與薪察

秋毫之喻不爲與不能之說者言王恩及禽獸則於百姓固所優爲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此事又差異了故孟子拿住這一件去辨難攻詰他○蒙引用恩與推恩何別曰單言親親亦爲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則有次第○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反舌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

呂晚村曰。自吾老吾幼以及
入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
異。中間推行漸次。皆有實事
實家。又曰。寡妻兄弟家邦各
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
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
御。却又自有序。又曰。舉斯斯
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
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
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
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疏遠近
總在彼字內看。其理乃盡。又
曰。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
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
善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
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不

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
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_{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

是預先已攬也。又曰。纔說箇
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
有次第等級在。又曰。吾老幼
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
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困勉
錄曰。看來只老吾老三句。意
思已盡了。有循序意。有不難
意。言循序而推之。甚不難也。
引詩只作一證。故推恩至而
已矣。則俱是結上語。

翼註曰。今王恩及一句。與前
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
王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
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
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
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
不為此獨何與。是起下與兵

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_{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_{莊皆反}之

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

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

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

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_{扶又反}推

本而再問之。_{新安陳氏曰。未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

氏曰。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
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氏曰。孟子
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
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為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以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悴矣。○雙峯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雲峯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二節議論。

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克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附存疑推恩意思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句來照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是引古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重詰之，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當屬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句方語脉相貫謂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欲保百姓惟在於用恩而其序則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耳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是也○蒙引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推恩天下可運於掌只保四海然又必曰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故字承舉斯心說來而與下面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反對說○大註運於掌言易也蓋即上文莫之能禦也及足以之意○引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出以應前是心字是心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以王矣此之謂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有欲不作效言只作保民言者愚謂一則礙推恩二字已有保民在內了二則又礙足以二字○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皆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功業言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已古之人指

呂晚村曰從來異氏之學二本兼愛但知有心不知有權度然以為心無權度者其說猶淺若以為心即權度於是乎師心率意顛倒猖狂無所不至矣且如仁民愛物者心也然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分寸銖兩一毫差錯不得則心亦自有本然之權度矣謂之本然者以其出於天而非私意之所為也心字只與物字對看苟不得本然之權度則心亦一物耳又曰即此便悟本天本心之異○份按朱子謂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

二帝三王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為○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面反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易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度之度

權稱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

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

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

孟子大卷之二 梁惠王上

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蓋指此心所具之理。以為權度。而非謂心即是權度也。晚村本天之說良是。

困勉錄曰。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又曰。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既蔽。則欲

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

上文既發其端。新安陳氏曰。指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

請王度之也。朱子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愛物宜

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

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

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却本心。○慶源

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頗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

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附存疑。王請

度之者。為齊王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請王度民之與物。孰重孰輕。孰長孰短也。若加度焉。

其量度

則知民當重且長。物當輕且短。自親而及於民。自民而及於物。不至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矣。○蒙引。上文末句。是詰其所以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故。此則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為當重。孰為當輕。請比度之。一定是百姓重。既百姓重。王乃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其故何哉。是豈以三事為快耶。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鷩鯨之牛者。於此亦可以度矣。此又是一重度了。要看集註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之所以二字。此三者。既是言其所以。比上文度字。豈不又是一重。○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然實當作活字看。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為活字。○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難道物有輕重長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果何以見。心之當度。尤甚於物處。曰。試論今有一匹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為一丈。只是這一匹布上失了。若人君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恩及禽獸。而功不

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為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朱子註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此是心為甚一說了又曰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萬事差所以心為甚此又是為甚之一說今定只依大註此二說俱小異看來只在不可不度上看甚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心安有輕重長短須應物時就那物上方有箇當重而長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心差了萬事差如此則心之不差只消一度字蓋事至物來千態萬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在居敬窮理以照之耳若謂心一差則萬事都差則未應物時初何差之可云既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一物差固是心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差字面所該亦廣如此看方可通○若云一心如印文印文正打過千張紙萬張紙俱正若印文不正則千張萬張俱不正此固是理如此但自此處言則度字說正去其或輕或重或長或短自有許多要看得細膩

方得○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對言之度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單言一事之度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釀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舉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

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敵釀之牛者王若以為是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峯胡氏曰上一節一心

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克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附蒙引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者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興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歟。意謂此此嚴棘之牛何如。存疑上註。所謂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

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慶源輔氏

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

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嚴棘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

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碎與關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

桓文霸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

言必不可得蒙引必關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關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我所莅而四夷於我乎撫矣莅中國而撫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

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

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

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通考吳氏程曰

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

之山川城池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

也反本說見形句下文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

也今王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蓋亦反其本矣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

困勉錄曰方千里者九只是大槩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豈與秦楚同為千里耶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是

是

是

說統曰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以施仁申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孟子卷之六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莅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

於技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欲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為而為之也計獲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附蒙引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云云所謂朝秦楚莅中國就在其中矣○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

說統曰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至於易犯刑此

孟子卷之六

梁惠王上

七

恆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孟子卷之一

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

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

輔氏曰恆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恆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

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

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雲峯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贍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新安陳氏

說統曰按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恆產又曰恆心只是一箇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又曰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上

臣

說約曰此節雖趙注云為齊梁各陳不嫌其重然前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為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說統曰五畝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

日則盡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說見形旬下文附蒙引此反其本是指發政施弟為仁之本一般都只是仁中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

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翼註曰五畝之宅專重制產邊而謹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上恆心耳

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附蒙引此言制謹庠序之教序於制田里教樹畜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是教養平說故釋之曰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未段獨提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不兼收不負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則禮義興矣況老者衣帛食肉便是少者知所以養之故老者得安於衣帛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聖賢語話自活落然亦不至有晦漏或舉重以見輕或提此以該彼不知後人文字糊著格字做○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入之老幼而運天

者也。○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
 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
 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克以行仁政雖以
 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鋼已深終不能悟是
 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麋之問及對好樂
 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
 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
 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
 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何
 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
 歎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釋其性之端以示
 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
 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入人或趨之則大體
 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

翼註曰全章分五段看首段
 至是心足王是斥伯崇王而
 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
 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
 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
 廚是啟王以察識次段至善
 推所為是啟王以擴克次段
 至孰能德之是揣王不能擴
 克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
 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恆產正
 是保民之實政○困勉錄曰
 愚意分六段更妙自王說日

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甚詳
 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
 王道則心之所克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
 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
 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
 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
 道也附蒙引此一章當疊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
 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已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
 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及禽獸者
 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
 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
 田可以無飢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頌白不
 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一章書通是說王
 道之易蓋因齊王謂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又曰若寡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之
 之辭故孟子答之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

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是明其可以保民而王。首不為也。

引胡齧之言而曰是心足以王矣。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以至天下可運於掌。言舉斯心加諸彼。通是易得意。思至於百畝田五畝宅。然而不王者。未之有。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豈不信哉。○存疑通章。主意在是心足王一句。是就齊王見牛一事而許之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是齊王不知是心足王底道理。老吾老一條。是答他所謂是心足王者在舉斯心加諸彼耳。即註所謂擴而克之也。五畝之宅一條。乃舉斯心加諸彼實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